





文淵初編卷十五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蹇千里傳

侯方域



蹇千里者衛人也其遠系出于汧渭馬氏後無顯者馬氏擯之不與馬因別其姓為蹇氏祖鳴晉初以聲于王濟濟悅之而為言孫楚濟故天子貴近臣楚尤以文學起家知名于時二人既交口譽之鳴以此稍稍遊士大夫間積官至樞園令後頓益驕



○連○上○便○腹○味○不○窮○  
 與馬氏論姓望先後為諸葛恢所抑丞相導爭之不能得也嗚  
 坐是廢鳴既斥家益中落乃退與奇章氏耕于野千里父轅客  
 早卒幼孤不慧時時從販夫牧豎者而為人負載又戲為人逐  
 得之騎千里項千里返走人輒答辱千里千里貌益恭觀者大  
 笑日是子駑怯乃爾耶因戲字之日駑長遂以名之會有善相  
 人者過之日吾閱人多矣公耳纍纍然而狹而長類諸葛瑾後  
 當極人臣必富貴無相忘也千里徐昂首日人皆謂我駑是皮  
 相者烏知我我當于旬日間自致千里耳乃更其名為千里云  
 千里既長盡謝去其故所狎美者聞孟浩然為詩乃折節事之  
 ○奇○想○

為○携○笈○襍○浩然○醉○輒○自○負○之○而○行○皆○操○其○所○最○下○者○久○之○相○得  
 益歡甚浩然教之日子族陋而孤非有以延致之卒無所成名  
 後三日我與諸公會灞橋上子當來已而大雨雪諸公坐風簾  
 中相與傳觴飲飲竟賦詩因歷數當世之能為詩無當意者十  
 里顧從泥淖中背奚囊踉蹌而至諸公望見翕然日詩在此矣  
 因遂藉出其羣輩遠甚尋以餐牡丹之朝英賦登第筮仕館驛  
 巡官擢駕部員外郎出為稷州轉運使以靈石道大都督入為  
 左僕射封曹國公千里居官皆有勤績性謹愿不肯為跣跣行  
 嘗日彼債轅而破犁者烏足與共事哉然無他材能以資叙層  
 ○急○点○此○句○



累坐取卿相同列輕之一日會食中書漏下三鼓矣千里一盡  
 數豆忽奮迅大言罵坐鳳閣侍郎王及善歎曰是局趣轅下駒  
 耳幸致位此乃欲一鳴驚人乎顧謂令史驅出之吾徐以上奏  
 千里竟罷為黔中守黔中險遠多暴蟲毒瘴非人所居千里自  
 以貴臣坐排斥意常怏怏不檢神時出行林薄間猝為虎所殺  
 當時亦以訾及善云千里死而異父兄曰田系者冒姓馬氏更  
 以材力顯

侯方域曰千里凡驚其先世亦無達人而能自緣飾以詩賦顯  
 致位卿相嗚呼亦異矣卒厄于虎類有天數焉人始聞之莫不

驚不信既而果然嗚呼大位真不可倖致哉

徐恭士曰提頓分明則神姿四映無所為神姿也老靠耳老  
 靠固節奏所出

錢礎日曰此為庸材致大位者而發言之無罪聞之足戒矣  
 朝宗此種文真是有關世道人心者匪徒弄筆墨調口舌已  
 也



竹尊者傳

宋 琬

武林鳳山門外崇聖院創自吳越王時院有竹千餘竿獨一  
 莖秀出人呼為竹尊者宋覺範洪禪師為賦詩曰高節長身  
 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  
 夫未見同叅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  
 月批風得飽無黃太史魯直見之喜因手為書之乙巳春余  
 重客吳山過其地菴僧出詩索和竹與書皆不存矣樂此君  
 之得此名也作竹尊者傳

○異卉佳詩  
 中筆當為三絕

竹尊者西域天竺人也其先世與空桑氏同居昆侖之陰其人



往往多靈異有黃鐘氏者能竅其腹為鳳凰之鳴黃帝使伶倫  
聘焉遂為律呂之祖秦時管城子其小宗也尊者方娠聞雷音  
而生狀貌脩癯不染塵垢骨節堅瑩若琅玕雖在童穉森然有  
凌霄之姿既長從師迦葉尊者學道于雪山嚴冬盛寒侍立終  
日無頽色或累月不洗沐粉澤益鮮好時佛教未入中國而管  
城子已世封于中山尊者不勝悲憫合掌稽首而白世尊願身  
往閻浮提界廣宣真諦支糜體衛之死無悔世尊摩頂授偈勅  
賜普門大士為弟子口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假問難悉迎  
刃而解大士喜其穎徹語之曰汝能參通吾意蓋以五蘊皆空

故雖然吾慮汝苦寂滅道也解所著紫袈裟衣之復飲

甘露自此妙悟神通遊戲三昧或問以真實了義尊者舉示

之千手萬指自尺寸以至尋丈次第井井不亂水邊月下望之

儼若虬龍風雨晦明有時作獅子吼每當天籟自鳴人曰此尊

者說法也及聽之多不可解惟五粒丈人羅浮居士心知其然

相與結忘言之友晉永嘉中有佛圖澄者聞師在震旦中最久

重七譯訪之至襄國為石勒所遮留嘗慕法尊者欲剷除五臟

而乏其神力僅能破腹引腸一洗濯之而已初竺乾國人用具

多葉寫經以故中國不傳尊者誓以身代于是斷肢截股血汗

明應前○癸○願○二○篇○慮○失○照○會○



○法○度○工○密○  
堂定本

交流然後如來之法盛行于東土嘗曰吾涅槃後當以皮易骨  
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庶可歸報世尊矣嗣是側理  
遍天下與剗劂氏相輔而行楞伽諸大乘始得家傳戶習迺至  
儒林道藏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為之也尊者  
沒後其弟子散處人間惟江楚為最故世稱南宗關以西為渭  
川在漢南者有篋管谷河內則衛之淇水皆其嫡派云尊者與  
山陰王子猷相友善所至築館居之其後蜀人文與可繪尊者  
之像於彭城東坡居士見而悅之拊手再拜而說偈曰  
昔聞莊周言剗形而去皮衆生多恐怖戰慄莫肯為惟此恐怖

綴、作、結

仍、以、魯、孟、同、時、人、点

心顛倒生是非偉哉古先生森然霜雪姿以彼智慧力剔去心  
腎脾肝膽復何有不寒亦不飢願力滄波深詎惜支節糜遂令  
大千界珠光遍牟尼功德億恒河迺至不可思我來維摩室稽  
首大慈悲寂寥鐘磬收天籟響參差風靜月方皎駢拇千萬枝  
欲究真實相幻影難為持請謚曰圓通尊者勿我辭

悟○境○亦○化○境

錢礎口曰先為尊者闡宗旨次為尊者寫神通後乃頌功德  
敘支派尺幅中具現三身欲令世尊微顛而笑弘秀集中安  
可少此一篇奇文



逍遙子傳

徐喈鳳

逍遙子姓朱名鱗字子魚東南澤國人也其族屬甚盛散處江湖不可勝紀惟益州丙穴一支望尤著若淞江盧龍門李亦表表在人齒頰子魚生有仙骨玉質金相丹唇碧眼不嗜名利優游泉石間終歲不與人爭世網亦不及之遂自號逍遙子云性喜詩文未嘗自炫其長或騷人墨士苦吟思澀時邀以相對則不覺巧心濬發逸致風生稍解音律有善琴者臨池拂軫志在流水子魚必率其徒出聽曲終弗倦且愛禪遇靜室琳宮高僧持誦子魚在旁助其正覺徹晝夜雙目不閉至於色貨心一絲

何○等○高○致○

為○子○魚○叙○族○譜○大○奇○

天○狀○映○合○不○煩○離○飾○



不挂其見。燧光玉環。直以為空中幻影。視珠玉金帛。不啻水面浮漚也。是以上自王公士夫。達人韻客。下逮名僧淑女。靡不爭延致。以為方外交。有權貴者。知其名呼而語曰。以子之才。非池中物也。若能從吾遊。吾能尊顯之子。魚掉頭不應。喁喁然曰。是餌我也。行將以我為換酒具。悠然而逝。不復顧自。是當世識者共服其性行高潔。不敢以富貴中人視之。荆溪徐竹逸自滇南歸。與子魚邂逅於巢雲閣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竹逸邀歸築別館居之。昕夕必造其館。親為授餐。居二年。其徒益眾。竹逸悉為具膳。一日子魚語竹逸曰。世人碌碌無知我者。惟子泉石之

意有所指。偶露筆端。

○一○篇○主○意○

性與我近。盍為我作傳。以垂不朽。竹逸曰。唯唯。沉思十日。為之寫其形狀。其心述其行事如此。

野史氏曰。張志和泛家浮宅。逍遙五湖三泖間。自號曰元真子。子魚豈其流亞歟。乃善氣迎人。與時浮沉。而獨清獨醒。卒弗撓情於塵網。不逐羶而腹果。然不事雕飾。而文章斐然。若子魚者。殆逍遙自全。而有合于聖賢之道者哉。

○結○出○道○遣○二○字○

黃珍百曰。比子魚於張志和子魚傳矣。泉石之性相近。竹逸安得不同子魚。而傳每讀此等文。勝坐幽岩怪石間。聽松風謾謾也。



錢礎日曰暮出逍遙子一團天趣妙在自然非自寫炤不能  
有此真景

義猴傳

宋曹

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鬻髯丐子編茅爲舍居于南  
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

○便○伏○下○孝○意

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  
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  
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躡踊狀哀畢復長跪道旁  
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曳入市中至棺  
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襦擔者爲昇棺至  
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



廩于墓側取向時僦備置其上焚之廼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  
 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射陵子曰求忠孝節義之士於今之世難矣不圖于猴見之猴  
 能事丐子于未死之前復能婉轉周至于既死之後世之純孝  
 不是過也至于廩草自焚以殉又忠義之屬也猴能如是不可  
 以愧世之名為士而自外名教者哉

錢礎曰曰此猴實與孫供奉並傳供奉受唐昭宗之恩遂以  
 死報此猴受丐子之恩而亦以死報恩雖不同報則一也得  
 射陵文將供奉不得獨有千古矣

相思鳥傳

湯思孝

詩有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又云願言思伯使我心癡夫思其  
 伯而至首疾心癡亦可謂愁鬱無聊瞢眩之至矣聖人有取焉  
 為其思之正也蓋倫有五也而夫婦其一人或以其昵也諱言  
 其思吾獨謂思之不至者婦必不貞而夫必不義且以之為子  
 必不孝為臣必不忠無他所遇雖殊而其專一之思則一也溱  
 洧之言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人而禽  
 者矣若余所見聞相思鳥者則固禽而人者也吾蓋于是鳥而  
 重有感也相傳其來自浙東賦質甚妙而金膺紅味綠翹絳裏

枯○思○子○光○其○一○段○正○論○狀○後○借○鳥○說○法



文采蔚然其鳴聲雍雍嚶嚶若相告語入羣不亂在醜不爭得  
 食則相呼召也而宿則宛頸抑何綢繆之篤婉變之極乎吾恐  
一呼醒絕義夫貞婦忠臣孝子必當見之而欲獻聞之而太息也有好事  
 者籠而檻之朝逸其一則飛去暮則思其侶自歸夫鳥之在籠  
 所謂形雖善神不王也其逸而飛飛而去是必有慕乎天之高  
 野之曠茂林溪澗芳可啄而泉可飲也乃不畏其復檻之苦而  
郵陽當日誰與為侶必自歸又必不忍其侶之拘幽憔悴離居索處有所大不可解  
 于中而忍而就此也斯殆安樂之必同而患難之必共者乎昔  
 宋大夫韓憑妻何氏為宋王所檻悲憤作歌遺其夫相誓以死

死而出衣帛中書要以同穴宋王又檻其魄不使合兩墓相距  
 幾數里竟忽生連理文木根糾九淵之下枝接九天之上其精  
 英化為二小鳥巢于其間每遇雲陰雨慘風凄日暘哀鳴啾啾  
 訴冤于天行人過之未嘗不低徊淚下也厥後漢廬江小吏與  
 其妻為父母所分檻亦相誓以死死而為鳥亦如之時則有孔  
 雀東南飛之歌詠其軼事云蓋皆專一之思丹誠不泯而當年  
一應醒絕強相間隔恨無羽翼不能奮飛故自生而死自死而生足以感  
 動天地著為靈異若此是鳥也夫豈其遺類與其必有所自也  
 吾謂義夫貞婦忠臣孝子見之而欲獻聞之而太息者益于是



而有所興起也吾亦取其思之正也傳而賦之辭曰

寓一言意遠

享耦避世兮老萊接輿被褐荷饒兮借隱為期安用文為兮羽  
毛陸離嗟汝之阻兮伊其自貽潔者清泉兮白者香餌羌既來  
此牢籠兮願汝安棲毋輕出入兮汝軀不訾鷹鷂窘逐兮縉弋  
潛施彼狡童兮又將竿汝以為嬉一旦往而不返兮汝復何其  
又深一慨越山峩峩兮越水瀾瀾孰俾沼吳兮而棄負薪者云誰豈意纖  
微兮風不汝頽從一以終兮慕彼貞姬大夫之婦兮廬江之妻  
陰陽恒化兮所思不移性則尚蒙兮情得其宜鳥兮鳥兮吾其  
願與子同歸

李坤儀曰通篇以思之正立說識議俱高至于借鳥之專一  
說到義夫貞婦忠臣孝子皆有同心小中見大關係匪淺讀  
次曾之文者可以興矣

錢礎曰詩三百篇首以關雎起興中有曰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至于輾轉反側而後已是与于相思之甚者也次曾為  
相思鳥立傳極得風人之旨



徐霞客傳

錢謙益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塍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  
 寅嘗以倪雲林画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  
 奇情鬱然玄對山水方耕奉母踐更繇役感感如籠鳥之觸隅  
 每思颺去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觀省以為  
 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  
 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  
 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  
 一襍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



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扳○援○上○下○懸○度○縷○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  
○高○人○行○徑○三○語○摹○出○  
 以○峯○巖○為○床○席○以○谿○澗○為○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獲○父○為○伴○侶○  
 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  
 心○開○居○平○未○嘗○聳○悅○為○古○文○辭○行○游○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  
 松○拾○穗○走○筆○為○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画○雖○才○筆○之○士○無○以○  
 加○也○遊○台○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  
 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間○道○捫○蘿○上○龍○湫○  
○歷○歷○如○數○家○珍○  
 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扳○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  
 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

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皆○此○類○也○已○而○游○黃○  
 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夸○泛○九○鯉○湖○入○楚○謁○玄○嶽○北○遊○齊○  
 魯○燕○冀○嵩○維○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病○嚙○指○  
○應○  
 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往○還○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  
 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栖○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奢○酋○  
 阻○兵○乃○返○隻○身○戴○釜○訪○恒○山○於○塞○外○盡○歷○九○邊○阮○塞○歸○過○余○山○  
○駸○駸○乎○  
 中○劇○談○四○游○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  
○有○前○無○古○人○後○罕○作○者○之○意○  
 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  
 中○國○一○隅○欲○為○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犬○雨○



淋濕要之登陸不肯日譬如礪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  
 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鷄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  
 江聞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  
 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曬  
 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  
 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裔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  
 麗江憩點蒼鷄足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鷄足而  
 西出玉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  
 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

○至○此○直○作○汗○漫○遊○矣○

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外國如述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  
 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為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  
 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  
 至峨嵋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溯江紀源一  
 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  
 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  
 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  
 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  
 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

勘破源流○下○筆○無○一○模○糊○語



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脉亦長  
 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彙經郵注及漢宋諸  
 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  
 修鷄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侍餼糧具筭與以歸病甚  
 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  
 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  
 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為四死不恨矣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  
 逸致  
 三峯事有王玄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某日屈山趾  
 計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熁烟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

此段尤有

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玄冲至  
 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鍊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玄冲初  
 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憑雲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  
 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  
 玄冲擬之並為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  
 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讐勘而存之嘗為古今游記之最霞客死  
 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

馬灣

錢礎日日霞客所歷名山大川為張騫諸人所未經之處是



千古第一游人所著遡江記源等篇爲彙經酈注諸書所未載之事是千古第一游記得虞山大手筆傳之其人其記不更足千古耶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者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曩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

○說、由、柳、姓、之、始



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

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

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

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

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

詞審音辨物以為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

聞子說者驩哈噍噉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

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

驚起曰子得之矣日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

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于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

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

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賢豪長者相結人人暱

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詘與

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諸

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

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

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

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

○得○力○在○此○數○語○

○柳○生○一○生○

○紀○昌○學○射○造○父○

○豈○御○同○是○一○法○

○一○語○有○合○蓄○

○

○

○

○

○

○

○

○

○

○

○



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  
 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  
 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  
 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謀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  
 守皖者杜將軍弘域于生為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  
 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下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  
 至進之左以為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  
 就席坐客咸震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  
 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日生揣我

此種態度從養氣定詞中來

何念生日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  
 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  
 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窾  
 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  
 賜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日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  
 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  
 體矣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  
 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于司  
 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既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



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為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悟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某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即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即此圖為不全矣。左領之，其

中○可○以○鮮○紛○

○不○忘○本○來○面○目○

○誠○言○微○

善用權譎為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扉履踵決，行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于此。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欬欬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于書。故晚年尤進云。

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蘅，故醫也，亦客于左。



奏攝武昌守拜為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余善

錢礎日日始募生學于莫君之專繼募生入寧南帳下之壯後復寫出生料事之明排難解紛之妙躍躍靈動直為柳生開生入之太史公游俠滑稽諸傳中幾莫能辨

顧玉川傳

曹禾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鄙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劍客

奇遇

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

川語之故袖出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

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

一○往為出種○二○并奇之狀

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

杖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于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

歌自如渡河未常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

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其



文淵

堂定本

頃忽聞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途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

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

益宗伯臚傳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

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

羨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為幸一日遠遊歸騎白

牛披孔翠裘戴懈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

蘆其旁懸器缶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

邑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

集羣指顧睥睨忽一人昂然從眾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

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益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

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也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

乘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橐駝墜于野厠百計挽之不能

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

川實病死于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曹子曰玉川子豈非世之怪民哉天下治則人歸樸茂天下亂

則人趨隱怪此固風氣使然也明至萬曆中士大夫厭常喜異

故玉川得以其術傾動公卿間使生于成弘時不過一田野畸

民而已古之神仙方伎多出于亂世然其人不可沒也余傳玉

此段議論極正



川子不能無世道盛衰之感焉

張秋紹曰玉川年十六時父犯重辟請以身代有司不可每自其家省父于郡獄往反一晝夜行三百里足胼盡脫忽遇黃頭陀于江城授神行法日行八百里蓋孝感云巡撫曹公文衡命往北都調事六日而還乃贈以七首視之一扇也玉川親爲家孟說如此傳中都不及描寫銜奇作怪之狀可喜可愕末寓世道之憂曲終奏雅洵長卿曼倩一流錢礎日曰一派機鋒所至真覺舌端轂轉腕底環生寫炤描神字字引人人勝添毫點睛未足喻也

### 奇窮子傳

魏象樞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先揮使公乏嗣禱于神祠夜夢神人抱兒子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爲洗馬林守戎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尙以未及平泉爲憾嘗好客解衣貰酒不醉不輟醉後或歌詩動數百言多羽音然雅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閨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有風人之旨會三冬薪盡家人苦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春構草屋棲之亦不怪客



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對妻孥輩賞且樂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為耶藏

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名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

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泣日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

日安得君子今贈之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終不少貶嘗元日

服葛衣行市中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以革步履進止不少亂

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能有疑事質之立決于里中之大

賈巨家投一刺以為恥其生平行事異于鄉人者類如此嗚呼

象南眼中視人之擁厚貲以為莫予雄者不知作何等矣此蔚

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為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

識象南云

錢礎日曰昌黎謂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為五窮而為文

以送之余嘗作窮士吟有曰智窮得神理學窮見真趣文窮

省浮辭命窮識全數交窮始有道不為世人附人苟能具五

窮窮斯善矣何必送哉試看象南之于五窮有一不備否環

極先生號之曰奇窮有以也



王鈞翁小傳

胡周彙

王鈞翁蘇人也名智號若愚別號鈞翁寓婁婁之大夫先生多

與之遊性嗜酒善鼓琴尤愛釣魚家貧拓落不得志然放懷任

達無感感鬱悵之色婁俗不學琴高齋文館縱有焦尾龍唇以

錦囊束之挂素壁絲鬻不緼腹裂不脩翁至拂靈檀几藝博山

爐撫琴三弄高山流水主人不知何音何曲翁亦不言意自得

而已遇酒輒飲飲不醉不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玉山自頽酒

態甚美歸則抱琴勦睡酒醒夢覺以琴橫置蘆花被觸搥奏之

十指如雨殘月在窗曙鷄方喔翁之自顧不淺矣余有敝廬在

此真得趣于酒得趣于琴者



先人墓側涼秋氣肅水淨霜疎芙蓉被岸甘菊緣陂翁欣然攜

琴至笑語方淡轉背持一竿竹往釣或在深柳綠灣或坐蘆花

蟹舍或過鴨脚灘傍樵頭船或循牛脊徑立獨木橋其釣維何

紫鱗立鯽柳葉白條裁供香飯無秃尾縮項可飛盤作雪鱸也

或曰翁素髮蒼髯行年晚晚寒江秋浦豈少風波奈何其狎之

耶翁曰笋皮為笠荷葉為衣斜風細雨足蔽其身彼人世之風

波多矣浮雲纒起不見長安對面之頃九疑已隔而釣名釣利

者猶鱣鱖之不已又何憂于南溪老人乎然則翁之深意殆岑

嘉州所謂取適非取魚者耶日事于釣而意不在魚日事于琴

而趣不在聲日事于飲而醉不在酒也皆其寄焉者也又皆其

忘焉者也用適太古之心而已矣

贊曰客星既墮釣臺寂然素書不得廣陵無傳栗里攢眉蓮社

無緣翁何人斯道風克全赭顏華髮釣具琴靴採藥為露醒酒

延年遺我一杓歆之而鮮

錢礎日曰只放懷任達四字便斷定王翁一生中間將嗜酒

鼓琴釣魚逐層寫出高人情致隱現筆端此翁得此文傳矣

其文亦似白香山醉吟先生傳



一瓢子傳

嚴首昇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洗擔筇竹杖挂

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話以為樂顧其

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髯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

從人假騶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

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

龔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

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

座客為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



手塗○潑○烟○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  
 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  
 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  
 贈○之○其○善○詭○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  
 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  
 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  
 莊○靖○請○速○營○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為○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  
 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  
 普○賢○庵○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  
仙○入○行○澧○

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為○題○石○于○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  
 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  
又○是○一○說  
 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羣○盜○出○沒○吳○楚○  
 間○乃○以○貲○布○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  
 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  
 湘○間○終○於○澧○

外○史○曰○一○瓢○子○晚○年○持○戒○殆○類○得○道○顧○其○初○且○殺○且○盜○且○淫○具○  
 犯○諸○戒○矣○嘗○笑○穆○天○子○命○太○僕○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蓋○自○嚴○  
 已○甚○而○耄○荒○之○餘○車○轍○馬○跡○遍○天○下○未○知○稅○駕○何○所○彼○寔○戒○之○



而犯之以視一瓢子犯之而戒之者何如哉

錢礎日日寫出一瓢子畫勢有吳道子解衣磅礴之致畫龍則駸駸鱗甲飛動不待天雨而烟霧自生矣入後寫出謝世仙遊氣象何等脫然不似楊王孫一味矯世平子是寫生神手

酒七人傳

蘇桓

神廟末載長安有游于酒者曰鍾曰熊曰陳曰鄧曰丁曰黃曰劉姬蘇子聞其事有東晉之風焉作酒七人傳

初鍾熊陳鄧建酒社聞能飲者輒醉之皆組繫以降先是有丁君者每飲輒四五十晝夜日邏飲者奉楮酌皆不勝去四子耳丁名常自怖謂鉅鹿之役楚八千人固一皆當百然一日二日事至連戰動天地軍四五十日恐師老矣固奈何已與丁壘諸酒人皆會丁首諸酒人下令曰先竟百觴每觴可升許丁先觴觴皆絕瀝氣鎮暇已觴諸酒人或五六十觴或七八十觴四子



皆百觴無異色。起更觴。丁則固酣矣。四子因下令諸酒人曰：是固楚王孫心也。何得主約？於是振衣拂席，洗觴揚解，復行數百觴。諸酒人皆蛇伏，請命終身不敢壁。已陳子出他里，得劉姬性婉好，獨能酒。酒飲無量。四子向固雄于酒，遇雌皆敗。伏陳遂金屋奉姬。每酒戰，娘子軍出無不披靡者。儒者黃生好飲，日不觥。則墨顏長喟。一日覲陳子，謂汝姬以飲名者，其張楚耶？翼日請與君之姬戲。詰晨酒人畢集，黃劉臨觥而語，設長几，列伯雅十具。具每容四升。黃曰：姬先，姬謝背手俯額，循飲立盡，色不少變。氣不略，譁黃股戰，色慄，跪願臣僕。姬曰：壯士何儒也？與之卜雅。

黃奮袂蹙額，飲二雅，移十刻許，竟醉臥地上。姬大笑，命苦老灌之。復整席飲，諸酒人觀黃生臥斯時也。雖勾踐吳役、燕丹奏，皆不踰焉。蘇子曰：自劉伶死，世不識酒德。以予所聞，酒七人者，丁終歲無醉醒，幾三十年。非鍾熊陳鄧起而逐之，則竟勝天下。乃不善息，遂致墮敗，惜矣。周雖衰弱，宗室也。齊楚秦趙日爭戮，市朝不無罪焉。然戰攻異迹，形勢略可言。鍾能飲火春三四百觥，他無論熊，每舉酒必汎溢，置炬下燭之，笑曰：是乃欲吾飲耳。一

論新雜帶餘岸

奇而難

吸以盡，陳持酒不言。觥竟若未舉者。鄧叱咤，遠席挈領寸許，為問道。地酒半，輒故溢之。衣袂襪履皆淋漓。至劉姬者，殆天授也。



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其謂是耶黃以  
 儒生振螳臂之力思立聲名為世譏笑足悲辱矣然鍾如羽熊  
 如越陳如信鄧如樓將軍丁初起獨有酒國雖不振如東西周  
 君姬如沛公豁達大度黃如酈生說高帝立六國後腐儒也當  
 其清酌徐舉竟日落落亦似仗劍輟洗伏軾下齊時獨其名敗  
 身困乃在婦人嗚呼姬又如呂后也哉

錢礎日日觴政耶脫令耶純用軍法行酒部伍嚴肅儼如朱  
 虛侯拔劍斬亡酒人時

### 馬伶傳

侯方域

傳○馬○伶○却○竟○接○入○金○陵○段○大○手○筆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  
 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  
 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  
 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  
 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  
 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  
 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  
 伶坐客乃西顧而嘆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



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

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

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

通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

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

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

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

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

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崑山相

國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

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

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

狗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于

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

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

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李仁熟曰借一伶人以描寫時相婉而多風如此命意世間



那得有小品文字

錢礎曰曰此篇說馬伶好處前只一恥字後只一師字天下安有不知恥而能若人者亦安有不師人而能勝人者一伶人也真技雖微可以論大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應曾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構茅屋奉母以居事甚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

○孝○心○所○感○心自淒動耳世廟間李善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

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篋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哀笳十八拍激楚動人

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



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應曾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至榆關馬上聞鬻築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鬻築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為君婦應曾曰若能為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應曾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

○有○品○

○孝○思○

○一○語○打○

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應曾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死但吾死魂魄不即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聲與

奇事

郎一訣耳倘歸為我一奏于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鬪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

○摠○癸○妙○



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

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

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

項王悲歌慷慨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

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

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

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

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惡能傳于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

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在土銜

中作食奉七飭于母人爭賤之于蕭然加敬焉君仰天嘆曰世

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矣子嗟然許君立

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于知音之寡

者獨心也乎哉

徐野君曰寡婦夜哭之懷羈人寒起之狀段段有之

錢礎日日處處傳他聲律却復處處是傳他孝湯君安得不

傳



樗叟傳

王猷定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多活人間為書皆不欲有各自號樗叟云王猷定曰叟蓋有道者也萬曆年總理內官監李道權湖口稅叟父故與李交因行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山勢險阻江楚閩粵川蜀滇黔之人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其游卒四望一舟至則先扼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關商賈吞聲莫敢辨叟一一白其冤左右咋舌闔為感激下令捕諸害商者坐以法連疏乞休叟別壽以千金頃之遇盜馬當山攫金將加刃岸土忽崩十里許水湧數丈舟覆羣盜駭散叟從波



問躍出得不死水平舟復全人咸詫為神助焉天啓六年魏忠賢亂政御史王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闕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其子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蔭交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之崇文門外平時賓客無一人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驢行且憤曰嗟乎袁山人一頭何惜不為御史殉耶抵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二年來豫章余見之東湖貌壯氣溫和粥粥若無能者淮有李盤曰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為懷集知縣叟往粵復遇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蠕動若敗絮驚視腹穿出腸

矣恍惚一人掖之得故舟自納腸于腹緝柔皮紉之而裹帛焉不死國變後癸巳渡江訪余揚州鬚髮盡白巳亥復來聞李盤死往高郵哭之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叟七十矣十月叟歸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子交將三十年能無一言余唯唯跡叟生平孝友端慤而好義屢有以貨色動之者必正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懼大難不死有以也一子名鶴齡業醫有父風

錢礎口曰畧禱叟他事不載獨載其白寃內官趣歸御史之事此傳直可作一篇游俠傳讀



過百齡傳

秦松齡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

評論人物具分寸

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迺今過處

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聳動當世則一

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

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

于是問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

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

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



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色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  
 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  
 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  
 年學成日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  
 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  
 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  
 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  
 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縉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  
 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

足○徵○所○

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果三北諸公卿俱譁然曰林君向固稱  
 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碁品遂第一名噪  
 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  
 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  
 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  
 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  
 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  
 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塞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  
 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

以下馬出豪遊之致

真○義○

達○甚○



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  
數語括過君一生  
 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  
 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  
 謂之奕人乎哉夫從來簪紱韋布之流譚詩說禮其名不足以  
 顯當時施後世者何限而百齡以一技成名鼓動當代以比于  
 侈言道德一無建豎者其度越又何如也則不知百齡者僅謂  
 百齡為善奕之人固亦足矣  
 錢礎日曰人但知百齡善奕而不知品行卓犖如此可見一  
 技成名亦自有道也得對巖傳大為錫山方伎生色

宋連璧傳

李煥章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  
 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  
 治有道士衣破絮過其家謂璧曰是非嚮乳熊莫療也顧山左  
 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  
此言便是孝心所感  
以下正是寫  
 出他孝處  
 深山遇虎幾啞壁會獵人大至虎逸去壁日伺幽箐伏莽灌木  
 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壁倉皇驚墮  
 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  
 外有拖屐聲至壁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屐聲入取袖中草捏



之即裴壁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壁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  
爾久矣乃以藥傳壁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  
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壁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後數年  
父以他病歿壁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入所  
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  
幕府崔魏

壁檻車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辭中貴我野人不習  
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壁與侍御亡之淮上壁曰  
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壁變姓名爲張思

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乃潛某宗  
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  
權要險狠傾善類爲逆閹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  
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  
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人不知也壁輒憶前道人約  
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亡  
者三人曰宋連壁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大駭無措其人已  
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  
爾奈何與黨錮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壁頓



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口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壁去時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又去

錢礎日日道人授書所期似黃石公後連壁不肯約亦似張子房但未行得子房事業耳然觀其中間犯逆闖攻權要正氣凜烈何減博浪一椎時讀此傳知千載異人有同轍也

董癡傳

葛芝

董癡者開封人忘其名曾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為董武舉為人

落拓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家以郎官出

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別執薛君手曰

董武舉雖癡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薛君至開封以禮延

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

董癡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畜之

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

亦置其書不省一日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則曰後二年



開封破又二年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  
 庚辰歲也薛君大驚即燭上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  
 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  
 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  
 市中人輒語曰董癡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  
 當如董癡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  
 水自蔽城因盜決水灌城中城遂陷死于水者數萬人繼而兩  
 方相繼破皆如董癡言嗚呼異哉

葛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于鄧尉山薛君向予道如此自

此論  
 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顛鐵冠道人冷謙之屬是幻化于一  
 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所武臣之力也鬼神且幽贊焉  
 若董癡者亦豈其人與然彼皆當國家之鼎盛而董獨見其敗  
 亡也彼游方之外者亦各有其時哉悲夫

錢礎日曰周顛鐵冠道人冷謙之屬能知興董癡亦能知廢  
 其為幾先之哲一也董癡得葛子傳將與周顛諸君並不朽  
 矣



邵士梅傳

陸鳴珂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庄  
 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  
 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  
 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  
 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  
 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  
 庄高家庄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庄安在及出就外  
 傳聞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已亥成進士



此亦奇遇

堂定本

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庄市井室廬宛  
 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  
 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  
 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  
 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  
 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  
 水消廼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  
 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  
 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

真是解後語

余偶言及自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  
 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蘆蘆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  
 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  
 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後之觀者將有感於斯文雲間  
 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敬語○應○前○卽○以○作○斷○

吳省齋曰叙事明快結構精嚴入後斷高小槐數語點醒一  
 世輕敲微喚如聞暮鼓晨鐘

錢礎日曰人奇事奇文更奇直是一篇傳奇○感應之理昭  
 然不爽一里正而能積善其報如此是近來一大因果曾菴



特拈出醒世讀者勿疑爲誕妄可也

蔣山傭傳

顧炎武

蔣山傭者其先世家少時有文名欲自晦其名因流寓蔣山爲

人傭書遂號曰蔣山傭云傭之言曰我所不宜于世者有五世

人喜拜謁而傭苦足痺又懶雅不好投刺一不宜世人競文社

而傭十年來不與盟會二不宜世人爲詩文好災木而傭十年

不刻一字三不宜世人好和詩而傭或和或不次韻四不宜

世人多宴會而傭自母亡後不握觴籌不觀俳不聽樂五不宜

惡乎宜乎則傭焉耳矣仍傭到傭上余既聞傭之言又察傭之爲人其于當

世有氣勢或先嘗得名之人非其下交不往見于後學之士貧



賤無聞者成就之如不及夫傭豈庸人也哉因為之傳

潘次畊曰何述傭之為言後說傭之為人此即先生自道也

使為他人言之何其與先生神似如此

錢礎曰曰此一傭也何等性情何等骨氣讀此傳令人肅然

生欽

紅鸞生別傳

吳綺

起得突元

高士橋西是孝尼之故第讓王祠側為彥博之名園槐柳交陰

蟬聲一巷松篁遞響鳥語四時蓋其間有紅鸞生焉生夙負英

首言生之家教

姿早懷壯畧緣奉鯉趨之訓遂忘鯤化之圖陶元亮之家兒罕

次言

求聞達王孺仲之嗣子不事聲華用孝全貞因其所也于是覃

才學之富

懷六籍極力四聲得北苑之精傳旋為閣筆有西崑之麗句特

妙題籤襲古錦以為囊篇裁芍藥鏤青瑤而作管字浣薔薇金

粟從來蘇舜欽之詩遙追太白玉簫新譜姜堯章之曲低倡小

紅歡既以古而深賞復因奇而富錚于雅器辨乎周禮之文威



文藻

堂定本

斗遺模証以漢臺之記王將軍之庫內若具五材李公子之筵  
 中無非三代苟其堂中賭茗不妨貴買徐熙若至袖裏懷珍必  
 至狂呼米芾矣而且尊同北海惟醉詞人坐擬西園偏辭熱客  
 杜司勳解官之後始訂忘形嵇中散僵臥之餘還為納契雖牡  
 丹香發長思功父之家而修竹風清不減元卿之徑至若酒旗  
 行遊之樂

歌扇時迎桃葉船頭側帽輕衫獨往梅花閣上遇方山者謂為  
 豪士望陶峴者有若神仙而弔古殊多問天還切過埋劍之  
 悵君子之不存遊響屨之廊歎美人而安在杜鵑月冷歡少于  
 悲麋鹿春深今猶似昔凡經遊于蠟屐悉寄託乎綵毫又或玉

鈎斜畔惆悵飛螢鐵甕城邊荒涼戰馬尋西陵之舊事兩峯未  
 改烟雲訪南國之遺踪六代徒存花草莫不臨風醜酒對月與  
 歌撫長劍以欬欬鼓哀箏而慷慨昔阮籍之登廣武時少英雄  
 孔明之臥南陽人思管葛感因物動情以時來見之或訝為狂  
 識者獨傷其志矣余與生遊同山澤好締林泉爰以闡其幽懷  
 用待傳諸好事也生架蓄瑤蟬恒多問字屢隨銀鹿頗解揮翰  
 墨沼流成欲入瑯琊之室黃庭換得長懷曇壤之村故自號紅  
 鸞生云

錢礎日日說得紅鸞生神采矚然鬚眉畢動是寫生手也逐

傳

卷十五

紅鸞生二

十峯草



段映發更具層巒疊嶂之奇

丁葯園外傳

林璠

丁葯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葯園  
 傾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  
 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目  
 之曰三丁至香奩艷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葯園詩家有攬雲樓  
 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葯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  
 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  
 幾輩葯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葯園婦聞之大笑  
 一夕娶小婦葯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

形○空○短○視○波○折○趣○甚○

妙○甚○



韓蕩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夔下婢也知為婦所給葯  
○園○笑○妙○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姬能詩久誦葯園詩誓曰主人令  
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葯  
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  
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  
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為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  
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  
啼不止護騎以告葯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葯園數得孺子妾猶  
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葯園官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

觀察荔裳施大叅愚山巖黃門灝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

吏人竊其牘換鴛鴦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葯園復

賜吏人○鴛鴦時葯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

置七箸葯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嫺典禮

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郎古典屬國也貢使至譯問主客為

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

紳以為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夔棠從東出葯園從中入瞻目

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葯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

視奚謝為葯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



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

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

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葑園笑

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

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為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籙公聞

其名欲枉見葑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葑園車上執周易

驟遇籙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籙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

遇葑園先生矣子淵問故籙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

顧若此人者乎必葑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葑園飲酒

賦詩禮為上客然葑園亦困甚塞上風刺人骨秋即雨雪山川

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粟小米

和雪嚼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

酒然畏風不能親日日哺山鬼夜啼飢飈聲咽忽聞叩門客翩

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葑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

遷家日貧詩日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

人林瑤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授枕處

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

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



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識耶貽書報葯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孫宇台曰文已千餘言閱者惟恐其竟如入桃源步步應接不暇大奇

錢礎日曰一傳耳形容盡致將葯園鬚眉面目神情口角無不曲肖是寫生手也昔人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今余讀鹿庵之傳傳中有畫能不為之嘆絕

賣酒者傳

魏禧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答也或傾跌破瓶正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人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

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為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係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日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

何憂為立出四百金代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為甲終不



負已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橐重資，卜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醉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十許人，尅以日月賣酒者各第七，諸應期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卑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

俱盛德事

貸金若干子，毋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折券還之。曰：「毋

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

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迺散。太其

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夏七季。魏子曰：「吾聞賣酒

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

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

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字定評

歐陽介庵曰：予習聿賣酒者事，欲往見之，未果而卒。嘗嘗爲人道之也。今得此文，寫生筆筆活動，似長者似俠客，似談諧



于古今盛德中別標一種風格便將其人逼出紙上矣  
 錢礎日日賣酒者何人乃得此寫生手傳之耶篇中連用十  
 四賣酒者筆法從史記來見市民中有如此人尤不易得

謝翱別傳

余懷

謝遺民翱字臯羽閩長溪人也宋咸淳初試進士不中慨然以  
 古文作者自豪撰宋祖饒歌鼓吹曲上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  
 及元兵取宋宋丞相文天祥亡走江上踰海至閩檄州郡大舉  
 勤王之師君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布衣杖策長揖轅門遂入  
 軍事丞相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君逃匿民間踉蹌而行抵勾  
 越依王監簿以居日以賦咏飲酒相娛樂人不知其為丞相客  
 也泊聞丞相死麻衣繩履徬徨山澤間所嚮輒大哭過姑蘇望  
 夫差之臺竟夕哭上會稽揆禹穴窺祐思諸陵北鄉哭乘舟渡



鄞登蛟門候潮山感夫子乘桴之嘆則又哭游浦陽仙華巖酒  
 酣望天末慟哭過宋故宮悲嘆伏地哭晚登子陵西臺設丞相  
 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有雲從西  
 南來滄滄溱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  
 楚歌招之曰竟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  
 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嗚呼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  
 碧血濺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乃其時適相類則徘徊  
 顧盼悲不自已夫身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  
 鄉翔迴焉嗚號焉躑躅焉然後乃能去之若君者章皇草澤惡

陡起一波文情廻繞

夫淚之無從也君託興遠遊自命晞髮其為歌謠淋漓

此段事絕奇

懷故君亡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性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

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作許劍錄與方鳳吳思齊輩相友善

元至元中寓杭遣人劉氏女以女買屋西湖及病革語其妻曰

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卒年四十七鳳聞訃哭以

往果葬君如其言復為建許劍亭於墓右其徒吳貴祠之月泉

書院云

遠遊子曰余讀謝遺民詩涕岑岑下也曰嗟乎義士一貧布衣  
 耳酒百斛之血淚聲聞千秋其自言曰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



又其詩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花開時悲夫悲夫雖欲  
勿哭安得而勿哭余亦善哭者與遺民哭音荅響長無絕矣

錢礎日日前說臯羽之思故知後說臯羽之不忘友至性至  
情揭出紙上其言淒淒烈烈亦如竹如意擊石聲真絕調也

東湖樂清二樵別傳

錢肅潤

○開○句○極○大○

天下如薪然積于上散于下蔓延于中有老樵操斧而前曰  
莫不絕將成斧柯操刀不割失期奈何于是大樵氏出思與新  
之艾之遲回不能去傍有二樵者見而怪之一樵歎曰相彼茂  
林斧斤方興不如湖濱采彼短薪一樵歎曰行行遠近雨笠烟  
簑荷鋤擔柴醉月眠莎遂携手偕往既一樵居東湖一樵居樂  
清或謂二樵曰西山采薇薇乃周薇商山采芝芝亦漢芝子今  
采薪誰之薪乎二樵相望而言曰一土一地皆吾君有一草一  
木皆吾土有吾采吾薪吾願足矣未幾聞大樵氏成遂棄柴相



與赴水死君子曰嘻行樵何事樵夫何人天下後世誰知為樵夫之人也而死之天下後世誰知為樵夫之死也而死之樵夫之死其天性然也非強而致之也

有此論斷二樵意亦心折

堂定本

薛諧孟曰昔共工氏頭觸天柱折墮地為薪槎枒未夷樵斧丁丁迄於靖難之初礪厥鋒刃不斬佞而斬忠不剗涉歷而刳義肝不剔孕婦而剔忠族故二百年後有發憤著斯傳者宗梅岑曰一若指出便不成文字然非此中人斷不能道此中事

賀天士曰想當然耶莫須有耶此真奇文亦真至文

獨行先生傳

錢肅潤

起○便○若○獨○行○三○字○

士非獨行不能成名蓋負遺俗之累不可也同流俗之見愈不

可也太史公曰原憲季次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

世當世亦笑之此言獨行之不可為也余謂當世無獨行之士

耳當世有獨行之士將敬之慕之交口稱道之不暇敢云笑耶

以余所聞吳江李先生名培字上材行至高有似獨行之士者

其所為獨行之概略同鄉諸君子叙傳可述焉雪灘釣叟顧有

之意

孝之言曰先生夙受至性學叩原本生平耻聲譽重衾影不屑

為三代以下人一日過其庭聞悲泣聲怪問之其子錦銑對曰



今日薦新我大人痛生不能盡孝養乃爲位于堂北牖一果熟  
祖父母不薦不敢嘗一羹平祖父母不薦不敢啜日事死其如  
生余聞之歔歔泣下日六十老人心猶若此庶幾終身之慕者  
乎梅里周安之言日上材少工六藝長悅先儒之書坐起恭敬  
言行必先信果不與世同波踰艾及耆藏光抱朴德業深醇孝  
友蓋天性也千休居士王載之言曰李先生簡淡清曠有道人  
也其泄泄無繩檢似漫厭逢迎還往寡與人言似傲家常宿酒  
一石千休居士至輒共醉去則敬尊度閣曰無可與我飲此也  
然性坦率重內而輕外務得已而已迹其人大抵古卞隨務光

之流與臞菴徐崧之言曰李子方正自處不干時譽有感平爲  
之友可以論心又有兩賢嗣色養無闕因得優游燕息家臨橋  
畔身隱壺中余視之瞠乎後矣笑庵徐白作譜序曰上材之譜  
述宗則由所知而始明支則錄其近而止不以顯而附不以賤  
而遺不多其意不肆其詞適于古人作譜之意而止則堂戴笠  
題像曰生平不馳情聲譽死而欲留此像其非純于寂滅可知  
也男兒蓋棺事始定豈男兒蓋棺名不定耶爰作逸民傳以傳  
之其宗人李寅亦有言曰公性率真恬曠其文亦本自然無寒  
暑手一編其探索至經旬不休有所得輒書忽一夕夢覺頓悟



日○良○知○自○足○安○事○他○求○愚○菴○朱○鶴○齡○作○吳○江○文○獻○錄○言○李○公○事  
 最○詳○別○有○載○嗚○呼○合○諸○君○子○之○言○觀○之○可○以○知○先○生○獨○行○之○概  
 矣○余○何○言○余○何○言○因○號○之○曰○獨○行○先○生○作○獨○行○先○生○傳  
 十○峯○外○史○曰○先○生○可○謂○獨○行○之○士○也○先○生○之○獨○行○得○之○力○行○者  
 也○得○之○致○知○尤○多○先○生○其○致○良○知○乎○先○生○九○歲○時○曾○過○親○戚○家  
 見○一○屏○鏡○臺○甚○奇○心○忽○馳○携○以○歸○不○之○告○每○持○翫○則○大○慚○手○戰  
 欲○落○後○復○至○其○家○持○以○投○故○處○如○釋○千○鈞○負○對○其○家○猶○大○慙○趨  
 以○歸○此○致○良○知○一○証○也○年○二○十○後○適○冬○日○見○父○有○餘○緇○欲○取○不  
 得○有○慍○色○妻○鈕○氏○察○知○其○意○正○言○責○之○先○生○愧○無○地○鈕○氏○曰○今

君○知○過○矣○恐○後○或○復○然○先○生○愈○愧○無○地○此○致○良○知○又○一○証○也○夫  
 良○知○不○昧○則○隨○事○可○充○卽○取○鏡○臺○一○事○可○以○充○無○穿○窬○之○心○卽  
 取○綿○一○事○可○以○充○羞○惡○之○心○致○知○之○道○不○在○是○與○噫○人○惟○可○對  
 衾○影○而○後○可○質○神○明○亦○惟○可○告○妻○子○而○後○可○答○友○朋○試○觀○先○生  
 一○生○其○有○一○事○不○可○自○對○不○可○告○人○者○耶○如○是○則○謂○之○獨○行○之  
 士○固○宜○

沈○青○城○曰○獨○行○二○字○千○秋○月○旦○也○合○羣○言○以○為○傳○尤○見○礎○日  
 不○輕○評○論○人○處

魏○冰○叔○曰○通○篇○只○就○他○人○評○論○旁○見○側○出○以○寫○獨○行○極○似○東



漢黃憲傳論贊單抽一二事尤合古法

錢上沐曰李先生品行卓絕同邑諸公皆能道之經吾夫子品題而論定已傳既奇闢論更嚴正斯為必傳之作

十峯主人傳 并贊

錢肅潤

主人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慧山龍峯有九參差映帶

秀色可愛玉人居其間遂自為一峯號十峯云或曰主人其止

于是乎曰否主人前三十年足跡所到上不過金陵下不過金

閭斯時也志在廊廟而不在山水乙酉被放作招隱詩十九首

自號曰半隱山人志已在山水間矣嘗遊靈巖鄧尉穹窿堯峯

每願卜築于此以終其身自號曰萬峯山人若忘其為十峯也

者甲午春難作赴江寧檻車就道過句曲望鍾山鬱鬱葱葱恨

不謁孝陵而拜之因自號曰鍾山繫臣未幾釋之歸兩足蹒然



越數月始舉步然一足傷矣自號曰跛足山人於是守十峯不  
 輟乙未秋之燕燕京去百里為西山馬上望之遙指所為來青  
 軒而如卽焉自號曰來青野史至慈仁寺觀古松有如二狗瘦  
 人徧袒肩而膝着地者與諸名士飲酒其下樂甚自號曰痴松  
 廢人丙申冬自北之楚所歷古蹟甚眾至武昌越一月為丁酉  
 歲至岳州登岳陽樓誦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因自號  
 曰浮游子過洞庭湖望君山湘君如在自號曰遺佩山人過汨  
 羅笑屈子之獨清也自號曰獨濁子至衡州望响嘯峰金簡玉  
 牒出于此自號曰蒼水使者至祁陽遊浯溪慨然思元次山為

人亦自號曰漫郎久之迺返過九江經湖口遊石鐘山大聲發  
 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有老人漁釣其下因自號曰石鐘漁者

自此而皖江而鳩茲而龍江渡江以南主人歸十峯矣戊戌遊

金山銀山玉山間自號曰三山逸士過邗關遊平山堂飲第五

泉其清與惠泉同味不若也自號曰第二泉客辛丑過武林遊

西湖訪林處士不見鶴亦不存自號曰問鶴山人屈指數年來

所遊不離十峯左右丙午冬復之燕西山如故慈仁古松蕩然

無有矣為之悵然者久之丁未至濟南探趵突泉其水上升勢

復盛涌雪濤數尺聲如隱雷憮然曰此齊之第一泉歟抑天下



第一泉也。爰遜謝不前，而仍自號曰第二泉。客登泰山，夜半至日觀峯，候日出，自號曰向日野人。旁一山為傲徠山，奇峯傲兀，迥異平等。因自號曰傲徠山人。戊申入關，里廟喟然嘆宮牆之高且峻也。因自號曰宮牆外士。至登州，升蓬萊閣，觀東海，此身飄飄欲仙。自號曰憑虛上人。己酉駐濟南，逍遙華不注，千佛山下遊。既倦，而主人又歸十峯矣。庚戌春，復渡江，至維揚，歷淮陰，過韓侯釣臺。自號曰江湖釣侯。過黃河，入任城，遊南池，觀太白樓。自號曰曲江遺叟。尋至燕，優游燕市者一載。辛亥，自燕至越，抵武林，渡錢唐江，過嚴陵，不得見釣臺。自號曰星隱。過客至金

華，懷謝臯羽，聽風雨處。自號曰鹿田幽人。過縉雲，從山上行至桃花隘，為五雲鎖鑰。自號曰五雲居士。汎甌江，過江心寺，謁文信公祠，見碑間詩，欷歔流涕，拜而和之。自號曰江上逋。臣過石門洞，看飛泉，蓬勃澎湃，崩雲捲玉，嘆為奇觀，低徊留之，不能去。因自號曰石門山人。至括蒼，望南明山，昔年有慕乎其山，號曰南明子。至是始見茲山。已至會稽，過山陰道，山川映發，應接不暇。因自號曰千巖道人。至西湖，睨飛來峯，不足觀。自號曰不飛子。而主人又歸十峯矣。戊午春，至揚州，揚州尚奢麗，以樓船歌妓遊湖為事，非主人所樂從也。尋有江楚之行，至燕子磯，有詩



日虎踞龍蟠拱帝畿江頭還有燕爲磯明明已設燕王兆那得  
城高燕不飛自號曰思燕山人至采石有詩曰昔人捉月處我  
亦御風來自號曰御風遊人至小孤山有詩曰道是小孤孤也  
未大孤遙倚自成行因自號曰中孤山人望廬山不得至有詩  
曰不遇江州賢刺史誰人載酒餉淵明更憐脚疾原同病難得  
籃輿自在行因自號曰籃輿一不有詩曰無多好景爲  
誰留却憶當年兩度遊因自號曰三度髯翁上晴川閣有詩曰  
烟波渺渺愁騷客榆柳青青補化工因自號曰烟波散人渡月  
湖風景佳麗不減西湖因自號曰月湖萍客登黃鶴樓見盧生

堂定本

尚睡也有詩曰未免有情參呂祖却因無夢問盧生因自號曰  
大覺生過竟陵遊西塔寺觀陸井有詩曰余鄉第二泉評後第  
一泉還留自評至此終號曰第二泉客蓋不欲與陸子爭泉也  
自是以還主人復歸十峯云  
結語鎖住  
贊曰十峯不過一峯耳以十峯之一峯置九峯間數不敵也以  
十峯之一峯置千萬峯間數尤不敵也而十峯迺岸然自命退  
而與九峯處無愧色卽出而與千萬峯處亦無歛容噫嘻是何  
峯也歟是何峯也歟

丁葑園曰直自敘生平杖履所經過作一篇遊記而中間以



十峯掩映首尾廻合有亂雲出岫之勢在礎日集中又一創格也

葛龍仙曰昔人謂五柳先生傳卽先生自述將先生行履與傳印證無一字不相似此傳亦卽主人自述也其傳與行履有一字不相似否五柳傳簡十峯傳博自是各擅其長

鶴市隱褚公傳

鄭敷教

公褚姓諱笈字受書別號茗柯世爲蘓之長洲人大父梅軒公擅素封多隱德生麟郊公益大其業慷慨好義宦遊京師四方賢者皆願交焉致政家居爲德于鄉常禱於金粟如來一索而得公生而智慧仁心爲質少習春秋傳輒通大義久而益精年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試輒高等聲名籍甚丙子闈牘受知于公安特丘袁公會以限額中副車同人惋惜六躋棘塲而甲申之禍作麟郊公夫婦咸見背夫人王亦相繼以歿國難家虞君親大故公慟哭不止遂棄鉛槧顏其居曰鶴市隱杜門課子一意



修辭文近歐韓詩追鮑謝好為玄勝之談加以三世之論選佛  
 場中心空及第雖咄嗟寤嘆不形于色而藻彩弗彰臨文多諱  
 意指所繫讀者傷之庶幾哉小雅怨誹而不亂矣居有亭池竹  
 木之勝清泉白石高樓遠山如在最深處書齋楚楚經史連床  
 法帖名画襟以燹鼎盤盂豐筦玩好固其意之所適亦以先世  
 留遺栝捲手澤故陳之也公性孝友善氣迎人嘗語子弟云古  
 人願為人兄以事親之日長也故其生日詩有洛時剛後佛親  
 側願為兄之句處兄弟間闔怡怡推厚居薄每群季俊秀星聚  
 一堂長老引觴子弟行酒或競籠鵝假鶴之長或作潑絹投繯

之致絃歌絲竹茹古涵今其猶季子言公之流澤歟吾吳舊稱

○性清風遠○致拂拂動○行○學○商

文獻通者風流銷歇文雅道衰漸靡鼓吹萃于河南之一門則

公實襟領之昌黎云李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公之謂乎十年

以來不知屢外然里中有鄉約救荒諸務必引公為重而排難

解紛事為尤多時咸服其德量云歲丁酉以疾終年五十六子

三人五推人獲古滙伯仲皆英出能讀父書伯氏有聲巽序幼

者方成童公口授春秋盡得其槩仁者之後其熾昌矣公詩才

清異甲申以來多紀年作憂愁幽思一發之乎詩卒之前三日

呼兒身歿然得句曰人到華門宜說項我能蕉葉亦留髡又



云詩句漫成。○  
出手山容。○  
慣見只如眉。○  
其秀遠如此。○  
臨行復吟。○  
云香杭方是長生藥。○  
天矢應居第一星。○  
二語遂為絕響。○  
死生去來之際。○  
日以詩竟其性情。○  
夷然洒脫。○  
誠未易窺測矣。○  
論曰太史公序致九流。○  
顧獨不及文章家。○  
言范詹事成漢書。○  
稍具列獨行文苑。○  
後世與其林者。○  
良以為難。○  
若褚公之文與行。○  
殆兼之矣。○  
而所遇一違。○  
終身栖隱。○  
其晉處士宋遺民之亞歟。○  
後世尙論者。○  
操史漢之觚。○  
宜置何等也。

錢礎日日褚公世德績學程子彥明曾向余稱述之今讀鶴  
市隱傳尤見桐菴先生之有真知己也人與文俱傳矣



